

豫章叢書

第十九冊

張

華

集

書

第十九册

四書疑節卷四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四

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又曰禹吾無間然矣堯舜禹之聖一也夫子言之不同何歟

堯舜禹三聖人之德一也而夫子之於堯舜兩有其猶病諸之論及於大禹則兩有吾無間然之論豈堯舜之聖反不禹若邪惟聖知聖抑何夫子之論若此也徐而考之夫子所謂堯舜之猶病者一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一曰脩己以安百姓皆推以及人之事

施雖博矣而常病其所施之未博濟雖眾矣而常病其所濟之未眾百姓雖已安矣而常病乎百姓之有未安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倘自以爲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竊考當時夫子發猶病之論一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二則曰堯舜其猶病諸其之一辭蓋指堯舜自視以爲猶病初非夫子直謂堯舜之猶病至於論大禹之無間者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皆盡其在我之事飲食吾得而菲之衣服吾得而惡之宮室吾得而卑之及於鬼神黻冕溝洫之事所當致孝

致敬盡力者皆得以盡我之所當爲而無毫髮之遺
闕矣當時夫子發無間之論一則曰禹吾無間然矣
二則曰禹吾無間然矣吾之一辭蓋自夫子視禹而
以爲無間初非禹自視以爲無間也使當時夫子立
言自夫子而視堯舜則亦必以爲無間原大禹自視
之心則亦必自以爲猶病三聖人之德蓋一耳合而
論之自夫子稱美大禹行事之迹而以爲無間者固
足爲聖德之美自夫子推原堯舜爲治之心而以爲
猶病者正不失爲聖德之至初豈有所優劣邪魯論
末篇嘗舉堯舜禹同一執中之授受於此可見三聖

人之德一也奚其優而奚其劣

猶病云者夫子推原堯舜爲治之心常有所未足也
無間云者夫子稱美大禹行事之迹靡有所未至也
○論大禹之所以無間者蓋皆盡其在我之事故大
禹得以致其力而靡有所未至也至於論堯舜之猶
病者蓋皆推以及人之事雖堯舜非不盡其心而常
有所未足也

逸民凡七人而下文獨不及朱張何歟

此章大旨夫子蓋因沮溺接輿丈人之徒皆忽然忘
斯世者嘗力詆其非而莫之悟遂舉古之逸民凡七

人而其下歷舉夷齊仲逸惠連六子之行事乃曰我
則異於是斯言也實非聖人深予之辭也當時所論
六子既非聖人所深予則朱張之不論者必爲聖人
之所予矣吾想夫朱張之大節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直可幾聖人仕止久速之時安知其不如揚子所謂
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者乎彼六子之出處旣與
聖人異則朱張必與聖人無以異二者相形因其所
論則可知其所不論者矣況先儒疏魯論者曰王弼
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與孔子同行故
不論卽此而證則前說庶乎其可信

柳下惠少連何以謂之逸民

大抵論君子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
少連事無可攷夫子既舉之與柳下惠並論觀惠則
連可知已惠魯人也以迹而論在魯嘗爲士師之官
且爲犒師之命初非隱而在下之民顧安得而謂之
逸然自其心論之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由由然
而不失其正其平生之所以養可知已不差自卑初
不以就爲榮不怨不憫初不以去爲辱不以三公易
其介初不爲富貴之所淫自非甘心於遺佚能之乎
然則惠連之爲人論其迹似不可以逸民稱原其心

則信乎其爲逸民矣吾夫子嘗以言中倫行中慮稱之正此故也他日楊子或問嘗有以朝隱疑柳下惠矣揚子乃以餓顯爲高祿隱爲下蓋他有所激而言惠連誠可謂朝隱者也祿隱者也前賢嘗謂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大抵論其迹則有林藪朝市之分原其心則林藪隱也朝市亦隱也若曰隱之小大則未容輕辯

魯論逸民一章子曰以下乃夫子之言也子曰以上逸民七人之目是蓋當時素有此稱門人因記夫子之言而併及之初非吾夫子稱之以逸民也竊原夫

子立言之旨正爲當時有此逸民七人之稱儼人或
非其倫大不滿於夫子之意故夫子特舉伯夷叔齊
與一語以畧許之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此二
謂字正指時人之非謂者皆不得其當也愚觀逸民
七人之中夫子獨置朱張於不論自夷齊之外惠連
之降志辱身固不及夷齊之不降辱矣仲逸之隱居
放言又不及惠連之言中倫矣聖人言外之意蓋未
始許此四子之爲逸民也究至此極逸民七人之稱
果出於夫子之言邪誠不免於惠連之疑然此初非
出於夫子之言則惠連之不足爲逸民者正無足疑

也論者但觀子曰以下數辭則聖人評品之意斷可識已

作者七人舉其目不列其名何歟

或謂荷簣荷蓀晨門封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是也
或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又
或謂作者之謂聖七人指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是也
竊嘗論之以作者二字而言則作者謂聖之說固優
然門人會集論語多以類從正當從上下文爲證可
也按上章言賢者四辟下章言晨門荷簣則此章當
作隱者爲是但荷簣七人之說皆牽合逸民七人之

目適昭合安知其得此章本旨否邪李氏嘗謂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朱子作集註獨有取於此說誠爲得之論者但以作者爲隱者則不失其本旨正不必強求其說以實之也雖然魯論嘗謂舜臣五人武王亂臣十人皆舉其目而略其名集註各取其人以實其數蓋專指其時則可攷也此作者七人之論泛然不指其時世故無的說按李氏云今七人矣則似專指當時言也倘專指當時而言則包氏之說近之矣特封人本亦以得時行道爲心初不與彼六人同行愚

意當以微生畝易之可也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合而
言之曰荷蕢荷篠晨門微生楚狂接輿長沮桀溺如
此則庶乎其得之矣

孔文子公叔文子皆謚曰文有無優劣

夫子之論孔文子則曰是以謂之文也蓋因有所問
而爲是答之之辭論公叔文子則曰可以爲文矣蓋
因有所聞而爲是稱之之辭聖人固皆深許之矣釋
者於孔文子則稱謚法以勤學好問爲文於公叔文
子則稱謚法以錫民爵位爲文二說可謂皆得二子
之實行矣要之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成己之事也

公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成物之事也成已非劣成物非優各盡其當然之道而已

商賜言詩孰優孰劣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者蓋因聖人一時之訓誨而偶有會於詩中之意趣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者蓋平日素有得於詩中之意趣特於此取正於聖人耳是故聖人所以稱子之者於賜則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斯言也蓋稱其因告之而能知之也於商則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則聖人本亦所未及究乃因彼而起發我之志意也卽

此而觀則二子詩學之優劣可知已大抵聖門自顏
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要
之子貢天資雖高而不及子夏學力之固故他日子
夏之詩學卒有傳而子貢之詩學無聞焉家語明稱
子夏習於詩能通大義是則子夏之詩學優於子貢
遠矣

夫子嘗以焉用佞論仲弓又曰不有祝鮀之佞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何歟

聖人立言有出於誨人之正論有出於感時之激辭
不可以槩論也○蓋當時以佞爲賢或人稱仲弓之

仁而以不佞爲短聖人乃正其說而斥之曰焉用佞
焉用佞重言之所以深鄙之也至若不有祝鮀之佞
難乎免於之論此蓋聖人深有感於當世奸諛之甚
不免爲是憤激之辭耳聖人豈與之哉要之聖人謂
仲弓之焉用佞者出於誨人之正論謂不有祝鮀之
佞者出於感時之激辭議者未可合此而爲同異之
疑也

子曰焉用佞又曰惡夫佞者微生畝乃以無乃
爲佞乎疑夫子何歟

微生畝以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亦有齒德而隱者

也其或以佞議夫子者蓋以其身之出處與聖人異故所見左耳夫子答之禮甚恭而辭甚直其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蓋非惟夫子足以自解而亦且深有警微生之失聖人之言旨矣哉何則士君子出處之道大要有三過於徇時者失之佞過於矯時者失之固惟不徇不矯乃適於義吾觀微生畝之爲人正聖人之所謂固者也聖人之時止久速唯其可者與世推移正適於義自微生視之乃以爲佞蓋佞亦與義相似故夫子嘗謂惡佞恐其亂義也夫子惡夫以佞而亂義微生畝乃反指義以爲佞蓋錮於一己之私